

人世間

地瓜膘



曲京溪

庚子鼠年(1960年)二月初四下午,母亲突然感到肚子剧烈疼痛,上街溜达了一遭。黄昏降临,回家待产。“噤”的一下,奶奶点燃了一盏灯火,橘红色的光亮穿透了沉沉暗夜,屋子里亮堂起来。母亲躺在西间炕上,还没等父亲叫来接生婆,我就呱呱坠地了。

我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我的出生,没有给家庭带来多少欢乐的气氛,倒是给父母脸上增添了一些愁绪。那时,大人们都吃地瓜叶、谷糠等充饥,还填不饱肚子。家里又添了一张嘴,生活更加困难。我不知道是怎么活下来的,只听父母讲,出生六个月后,母亲将我送进村里的托儿所。那里也没什么好吃的,每天都是地瓜干糊糊,有的孩子说啥也不吃,饿得一个劲儿地哇哇大哭,而我却喂到嘴边就吃,大口大口的,仿佛觉得很香甜。天长日久,别的孩子饿得面黄肌瘦,发育不良,我却长得胖乎乎的,个头比同龄孩子高出一截儿。大人们见了都说,这孩子是地瓜膘,真好喂养。无疑,地瓜成了我的救命粮,我的胃从小就留下了关于地瓜的温暖记忆。

每年收了小麦,就在麦地打垄,栽上地瓜苗。一进入雨季,黑蘑菇似的云朵,刷刷的闪电,隆隆的雷声,带来了久盼的雨水,一场接着一场。地瓜苗在湿润土地的怀抱中,肆意扎根、伸藤,撒着欢儿生长。经过两次铧锄中耕除草,地瓜藤蔓将土地遮得严严实实,不见一丝裸土。地瓜是与玉米、花生、黄豆等农作物同期生长的,地瓜藤蔓毫无拘束,竟然爬过瓜垄缠绕到了玉米秸上。望着望着,我眼前出现了幻觉——玉米穗上长出了谷子,玉米棒顶端抽出了红缨,玉米根部结了地瓜,大大的,撑裂了泥土。呀!庄稼一种三收,打下的粮食吃也吃不完,乡下人再也不用过忍饥挨饿的日子了。

地瓜是秋天收获最晚的杂粮。寒霜一打,满地翠绿叶子一夜变色,黑黝黝的,此时小麦已种完,正是收获地瓜的时节。记忆最深刻的是切地瓜干。上千斤的地瓜,用平面礅床切成一片一片的薄片,一块一块地摆到地上晒。这时,一畦畦麦苗翠绿,一片片地瓜干雪白,将深秋初冬单调冷寂的田野,装点得有了色彩。三五天后水分蒸发耗尽,瓜干收堆,哗啦哗啦响,入围装麻袋,收藏起来。

秋天分口粮时,生产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可以用玉米兑换

地瓜,一斤换五斤。我家人口多,饭量大,分的玉米年年不够吃。于是,父母年年拿玉米换地瓜,换回的地瓜,装入地窖子,是我们家一冬的主食。

生产队收拾庄稼的时候,禁止村民到地里拾草、捡拾遗留在地里的粮食。待“清了坡”,我们不上学的时候,一大帮十几岁的孩子,纷纷扛起铁锹,挽着筐子到地里捋地瓜。时已初冬,天气寒冷,脱掉棉衣夹袄,头上冒着热汗,翻开土地到处找遗留的地瓜,一天能有十几斤,甚至几十斤的收获。回到家,挑出大个的留给人吃,剩下小的当猪饲料,奶奶欢喜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那时候在乡村,除了过年过节能吃几顿喧腾腾、白生生的馒头,秋天吃一两个月的窝窝头外,一年到头吃的不是地瓜就是地瓜干,它伴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

十八岁那年我当了兵。在家吃了十八年地瓜,脸上胖嘟嘟的,一米七三的个头,体重一百五十三斤。部队的伙食比家里好多了,天天有肉、蛋、鱼、蔬菜吃,可我们部队驻在江南,那里大米是主食,每天两顿饭吃大米,我的胃不适应,整天不消化,肚子疼。后来虽然习惯了吃大米,然而当了十三年兵后,个头一点儿没长,体重降到了一百二十一斤。

后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粮食亩产达到了吨半粮,地瓜不再是人们的主食。白面馒头、大米饭、发面饼、包子、饺子、面条、油条、面鱼儿,等等食物,想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天天变着花样吃。但三天两头不吃地瓜,我就会馋得慌。每次听到“烤地瓜了,烤地瓜了,香喷喷的烤地瓜,八块钱一斤,快来买喽!”我就禁不住循声而去,买上一两个烤地瓜,还没等吃进嘴里,只要闻闻味道,胃里的记忆会立刻被唤醒。我是喝地瓜干糊糊长大的。老家地瓜的味道给我的胃留下的记忆如此根深蒂固,我对那种味道终生向往。

至今,我一年四季都买地瓜,用微波炉烤着吃,上锅蒸着吃,切块儿熬小米粥、玉米面稀饭,变着花样吃就是吃不够,吃了地瓜顿觉肠胃舒坦,消化顺畅。有了地瓜的陪伴,我又恢复了胖嘟嘟的脸型,体重竟然达到了一百五十八斤,看来我还是地瓜膘,也是天生的地瓜命。我恍然明白,地瓜是我岁月的记忆,就像母亲的乳汁喂养我长大,让我在大半生的漂泊沧桑中有了些许的慰藉和温暖。

《胶东文学》2026年第7期“烟台故事”栏目推出龚达荣的组诗《烟台:时间之盐》。诗人以外乡人身份,探寻烟台海草房、造船厂、档案室等物理空间,在历史长河中打捞烟台印记,在冷峻意象与沉静语言中呈现时代变革、城市变迁及个体变化,冷静之下有温度,厚重之间见希望。

诗人简介

龚达荣,云南曲靖人,1989年生,作品散见于《金沙江文艺》等。诗人的话:我是云南人,山是我的故乡。第一次站在烟台的海边,腥咸的海风扑面而来,那种陌生的气息让我一下子怔住了——那不是风,是另一种时间在呼吸。烟台的时间不是均匀流淌的,它以盐的形式结晶,附着在瓦片上、船票上、沙粒上,等待某个人来擦拭、辨认。

烟台:时间之盐

龚达荣

海草房记事

鱼汛卡在瓦缝的蚀痕里
二十年未褪的咸味
正被晒盐场新来的学徒
卷成烟卷

守塔人卸下桅灯
将满舱星光倒入紫石砚台
他的手臂有潮汐
在农历十五的夜晚
会浮出暗礁的刺青

造船厂午后

八月的铁皮鼓风机
吹散槐树上的蝉蜕
电焊工在钢板焊缝里
种下蓝鸢尾

老师傅用刨花点火
茶缸里浮沉的龙井
慢慢舒展成
一九九二年的海图
我们围着生锈的锚链
分食冰镇樱桃

雨夜档案室

受潮的账本在吐纳
一九八七年的水汽
铁皮柜暗格里
供销社票据正在羽化

穿胶鞋的保管员
用指纹擦拭
玻璃板下的船票
她的睫毛结着霜
而窗外
整座港口正在雾中
重新组装桅杆

初樱时刻

气象局竟把樱花汛
编入飓风预警
满城粉白忽然集体
消融于街石的辙隙

穿校服的女孩儿
在废弃船坞
采集花瓣标本
她的帆布包里
装着半块月亮
和即将过期的
航海许可证

子夜观测站

天文望远镜吞下
整个渤海の呜咽
研究生调整焦距时
惊动了睡梦中的
古船残骸

荧光监测仪显示
每粒沙都在发出
淡蓝色的呼喊
而潮位记录仪
突然开始背诵
一九五三年的
某封情书



微信小店

发行电话:
0535-6821983

更多作品请阅读《胶东文学》
2026年第7期

胶東文学 复刊5周年

作品选登(2021-2026)

让更多好作品从这里走出

